

## 格局、氣度與合作

謝清俊 940925

940926 一修

光陰似箭，本專欄到本期正好滿兩年。念頭一轉，為什麼不慶祝一下呢？於是擊盆而歌曰：「果汁一杯代水酒，饅頭半個作壽桃；觴詠文章千古意，松雪精神兩年勞。敢將白髮對摯友，塵外一念人難老；窗前蘭桂生新綠，颱風暴雨未屈撓。」自得其樂也。

閒話少說，言歸正傳。數位典藏計畫至今已第四年，整體而言，國內外均頗有好評。前些日子，曾主持人宴請諸公，一方面聽取計畫辦公室下一個五年計畫的規劃，另一方面也藉此交換意見，為數位典藏的未來鋪路。席間，曾主持人認為數位典藏已開創了研究工作的新典範（paradigm），獲得在座多數的認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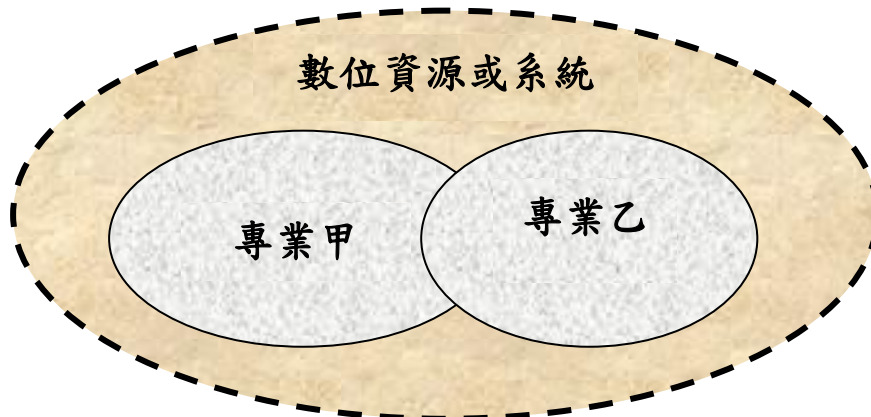
1962年湯馬斯·孔恩（Thomas Kuhn<sup>①</sup>）在《科學革命的結構》書中論及，科學革命實由於研究「典範」之轉移，於是典範一詞引起廣大的關注和討論，一時蔚為風尚，至今魅力不減（如今曾主持人也用了，不是嗎？）。

其實，孔恩書中典範是多義的，依據瑪斯特曼<sup>②</sup>仔細推敲書中典範的二十一種含義後，按其內涵分成三個主要部份：元典範、社會學典範和人工典範<sup>③</sup>。換言之，典範指涉甚廣，至少包含哲學的成份、社會的成份和實務的成份。也就是說，典範轉移至少包含相關哲學思想的轉變；科技濟世時引起社會，尤其是科技相關的組織、價值體系和依存關係的轉變；以及科學研究工作上工具、方法、程序、效果等的轉變。

從上述的三個主要部份來看，人工典範最膚淺，也最容易引人注意。舉凡任何新事物的發明，都會引起不同程度的人工典範轉移。然而，這些轉移的現象，不足以構成孔恩說的典範轉移，因為它僅是典範轉移的現象之一。社會學典範轉移的現象就比人工典範的深邃些。例如，研究團隊的組織、成員彼此的關係、科技人員與政客、一般民眾的關係等的變遷，即屬社會學典範之類，它對社會的影響也比人工典範廣為廣。

元典範屬形而上的思想變遷。所以，它的影響最根本、最深、最廣。換言之，它是從根變起，社會學典範和人工典範都受它的支配。所以，它是三個中最重要的一個。如果沒有它，就不足以構成孔恩說的典範轉移。由此觀之，典範轉移是幅度、深度都很大的變遷，它會擴大原有的研究領域、更深入探索事物的實相。

現在，回頭看看數位典藏。數位典藏是一個典型跨多領域的研究和工程。數位典藏首重「合作」。然而，這「合作」不是一般的合作，它必須具有跨領域的特質。且以下圖說明。



圖中，「數位資源或系統」是目前還不存在，而我們想創造的。目前，有許多專業人員參與數位典藏計畫，他們貢獻自己的專業知識、經驗（為了簡明，圖中只顯示兩位），希望能群策群力，共同創造範疇比原有的專業知識、經驗更廣大的數位資源或系統。

我想，很多人和我一樣，深刻感受到合作的困難，尤其是在跨領域的情境下，更是顯得每一位專業人員都或多或少有些成見、偏見。馬修·李卡德說得好：「科學界萬眾一心的外觀下，是極深刻的知見分歧。」<sup>④</sup> 這知見分歧就是偏見。以專業知識對待專業範疇之外的事物，偏見即生。大多數研究人員一碰到自己專業領域外的事，就流露出冷漠的態度，或以「審慎」的態度遮掩自己的冷漠，不肯跨出自己的象牙塔一步，不肯花一丁點力氣去學習另一個領域的知識。如此一來，就掩蓋並加深了知見的分歧。

經常，為了消除這些偏見，所費不貲；尤有甚者，為了顧全大局，不得不向偏見妥協，犧牲一些理想、原則、資源……。合作是必須克服偏見的。可是，我們卻很少去了解偏見，很少追究這些偏見從何而來。

上圖可說明偏見的由來。某甲的見解，在他的專業領域中是不會有偏見的。某乙也是。因為他們都是值得尊敬、學有專精的有識之士。然而，當格局擴大，超越了他們的專業範疇，比方說，到了數位資源或系統的格局，他們的見解就或多或少有些瑕疵（否則，他們的專業範疇就劃錯了，應予擴大）。因此，原專業的正確見解，一旦面臨較大的格局，就成了偏見！這就是為什麼跨領域的合作偏見特別多、溝通特別難、困擾特別嚴重的理由。

由此看來，跨領域的合作和一般的合作大不相同。如果參與者不能意識到這兒所說的差異，還習以為常堅持己見，對整體所生的困擾，可想而知。這情形古今都有。例如，弗萊克<sup>⑤</sup>曾說：「一旦一個結構完整而封閉的意見系統形成之後，就會對任何與他牴觸的事物頑固地抵抗到底」。此中「結構完整而封閉的意見系統」即孔恩說的典範<sup>⑥</sup>，也就是學者既有的積習、或本文所指的偏見。

上述的道理明白的指出：舊的典範不去，就不可能產生新的典範。舊的範疇小（只是新範疇的一部份），新的範疇大，當格局擴大時，適用於小範疇的積習，對大範疇而言，即成偏見。所以，參加跨領域的研究，首要破除既有的格局，這是跨領域合作首須培育的素養。

跨領域的合作，是以己之專長解他人的問題，同時也以他人的專長解自己的問題。如果僅僅是自顧自的解決問題，就全無合作的必要了。換言之，跨領域的合作必然是以利他的方式進行，由利他而達到利己。如此合作，才有可能創作出「大於部份之和」的整體—數位資源或系統。因此，每位參與者必須放棄只顧追求自己功利的狹隘思想，應以他人和整體為念。所以，涵養自己恢宏的氣度也是跨領域合作必須培育的素養。<sup>⑦</sup>

若說數位典藏的成果將引起學術研究典範的轉移，是合理的推論，且目前已有甚多徵兆輔證，如古籍全文資料庫、電子佛典、電子語料庫與各種專業網站等之應用，應無反對的意見。然而，數位典藏第一個五年計畫裡，並未包含典範相關的研究。若第二個五年計畫以創新研究典範自許，似乎應該建立一分項計畫，研究資訊科技對學術典範帶來的衝擊、影響、變遷，以及未來典範的方向等。不知諸公以為然否？

水乳交流的合作，真的是不容易，讓我們以此互勉吧！

註：

- ① Thomas Kuhn 台灣譯作湯馬斯·孔恩，大陸譯作托馬斯·庫恩。本文沿用台灣之譯名。
- ② 請參考：金吾倫，《托馬斯·庫恩》，台北市，遠流出版公司，1994。第 62 至 64 頁。書中將 paradigm 譯為「範式」，即本文所指之「典範」。關於瑪斯特曼的研究，則出自於：Imre Lakatos and Alan Musgrave 編著，《***Criticism and Growth of Knowledge***》，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Cambridge, 1970，第 65 頁。
- ③ 這三個辭語的原文是：元典範（metaparadigms，或稱形上學典範），社會學典範（sociological paradigms），人工典範（artifact paradigms，或稱建構典範 construct paradigms）。
- ④ 馬修·李卡德、鄭春淳著，杜默譯，《僧侶與科學家—宇宙與人生的對談》，台北市，先覺出版社，2003，第 147 至 148 頁。
- ⑤ 弗萊克（L. Fleck, 1896-1961）。
- ⑥ 同①金吾倫，《托馬斯·庫恩》，第 59 頁。
- ⑦ 至於如何破除偏見、如何合作等細節，請見：謝清俊，〈格局、氣度與合作〉，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九十四年度聯絡員說明會講辭，政治大學，民國 94 年 9 月 23 日。